

八十一

窗外的雪地里我见到一只很小很小的青蛙，眨巴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圆睁睁，一动不动，直望着我。我知道这就是上帝。

他就这样显示在我面前，只看我是不是领悟。

他用一只眼睛在同我说话，一张一合，上帝同人说话的时候不愿人听到他的声音。

我也毫不奇怪，似乎就应该这样，仿佛上帝原来就是只青蛙，那一只聪明的圆眼睛一眨不眨。他肯审视我这个可怜的人，就够仁慈的了。

他另一只眼，眼皮一张一合在讲人类无法懂得的语言，我应该明白，至于我是否明白，这并不是上帝的事情。

我尽可以以为这眨动的眼皮中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可它的意义也许就正在这没有意义之中。

没有奇迹。上帝就是这么说的，对我这个不知餍足的人说。

那么，还有什么可追求的？我问他。

周围静悄悄的，雪落下来没有声音。我有点诧异这种平静。天堂里就这么安静。

也没有喜悦。喜悦是对忧虑而言。

只落着雪。

我不知我此时身在何处，我不知道天堂里这片土地又从何而来，我四周环顾。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懂，还以为我什么都懂。

事情就出在我背后又总有只莫名其妙的眼睛，我就只好不懂装懂。

装做要弄懂却总也弄不懂。

我其实什么也不明白，什么也不懂。

就是这样。

一九八二年夏至一九八九年九月

北京——巴黎